

书剑情缘

新编武侠小说

【下】

秦声·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书剑情缘

【下】

秦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剑情缘/秦声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5034 - 1713 - 7

I. 书... II. 秦...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3600 号

责任编辑: 梁志安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装: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102612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5. 25 字数: 600 千字

印 数: 5000 套 插图: 50 幅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 00 元 (上、下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内容提要

明朝武宗年间，官家子弟萧文蕴与江湖侠女张可儿一见钟情，弃家逃婚。风流浪子叶时枫偷香之夜被追打，公主宝慧千里追郎君。书生身陷江湖卷入镖局恩怨，误撞天界山迷窟得悉惊天机密。大侠十年约战徒儿拼高低，庄主武林称雄问鼎天下。为朋友孤身犯险远上塞北结奇缘，火云寒沙掌搅翻江湖，秘笈奇术牵系众人生死……一段段爱恨情仇，众多性格特异、生动鲜活的人物演绎出一个个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故事。



责任编辑：梁志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封面设计 / 插图：康捷联合工作室

目 录

下 册

二十二	险途斗气	391
二十三	走马斜阳	411
二十四	自在随缘	432
二十五	法场救无辜	451
二十六	十年之约	472
二十七	巧遇湖心楼	495
二十八	釜底抽薪	515
二十九	舍命殉情	536
三十	塞外奇缘	557
三十一	毒酒误英雄	581

三十二	乍疑身世	605
三十三	身陷囹圄	626
三十四	解围天界山	651
三十五	双拜花堂	669
三十六	倩女觅郎踪	692
三十七	琴瑟难和	713
三十八	遁迹江湖	735
三十九	妙手医佳人	749
四十	黄山生死战	773
四十一	鸾凤颀颀	792

二十二 险途斗气

萧文蕴出了天界山，顺大路而下，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地，抬眼望去，前面是一片宽阔的平原地带，两旁是绿色的农田，大路笔直，毫无遮拦。回头望望，身后连个人影也没有。心中纳闷道：顾兆荣说只要我出了天界山，便性命难保，难道是故意吓唬我的不成？看看天色已近中午，心想：管他有没有埋伏或是追兵，先找个地方吃顿饭再说。这么一想，便又打马急驰。又跑了一阵，看见前面路边有几户人家，便催马过去。

来到近前，萧文蕴才看清，这是几间没有人住的空房子，既是空房，自然是没饭吃了，萧文蕴拨马便要走。却在这时，便听得“嗖，嗖”两声，两支暗器飞射过来。萧文蕴经道不平亲自调教，对暗器之道已是内行，不但听出这是铁质飞刀，而且听得出这两把飞刀分别打向自己的头部及背部，但取穴并不准确。萧文蕴将身子一趴，侧卧在马背边，同时一催座下马，那马向前奔去。他不想恋战，能走便走。

两支暗器落了空，紧跟着从空房中窜出两个蒙面人，手执钢刀向萧文蕴冲过来。其中一人举刀便向萧文蕴的坐骑砍去，萧文蕴急忙一带马，那马前腿立起，后面的蒙面人又举刀砍了过来。这两人在马下，人急刀快，萧文蕴在马上，交起手来多有不便，萧文蕴飞身跃下马背，匆忙中未及拿剑，便用双掌来敌双刀，那两个蒙面人刀法娴熟，配合默契，将萧文蕴围住步步紧逼。萧文

蕴赤手空拳虽然吃亏，但这两个蒙面人却不是他的对手。萧文蕴原以为顾兆荣会亲自出手，那样的话自己将尽全力与之一搏，尽管胜算不大，但要他向顾兆荣低头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不曾想顾兆荣却只派了两个杀手来，料想他肯定是错估了自己的功力。萧文蕴见这两个蒙面人紧缠住自己不放，不由得手痒难耐起来，自从跟道不平学艺以来，自己这一对掌一直是劈石打树，还从未打过人呢！萧文蕴暗运内力，大喝一声，双掌击出，两个蒙面人应声倒地，钢刀脱手，挣扎着一时爬不起来。萧文蕴上前去扯下那两人的蒙面布，见他们嘴角流血，知道自己这一掌力道重了，他无意伤这两人的性命，方才那一掌只有六七成的力道，但见了他们此刻的样子，还是不免心中有些不忍。从小到大，他从未伤过人，杀人？他想都不曾想过！他对那两人道：“我知道是谁派你们来的，我不杀你们，你们走吧。”说罢转身走到自己的马边，翻身上了马，从容而去。

经历了这一遭，萧文蕴心里明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顾兆荣为什么不亲自出手呢？他不屑？他不方便？他惮忌被师父知道？还是……铃铛？萧文蕴摸了摸铃铛的佩剑，伸手从马鞍上取下来，背在身上。

走了一阵，前面有个食摊，萧文蕴下了马，坐下来吃了些东西，又歇息了一会儿，便上了马继续往前走。再走一阵，进了山路，这山不高，山路也较平坦。萧文蕴走着走着，便觉前面林中有异响，侧耳细听，听出似是有人伏在附近。萧文蕴不敢大意，小心地向前走着。

“刷”地一声，头顶上一张大网当空撒下，萧文蕴急催坐骑，那马猛地一跃，抢在网落之前冲了过去！刚冲过去，便听得“嗖嗖”之声，几支利箭迎面射来，萧文蕴的坐骑连中数箭，一头栽倒。萧文蕴将身一跃，飞离马背，人尚在半空中，头顶树上飞下两个蒙面人举剑刺来！萧文蕴急向下落，还未着地，树后又

冲出两个蒙面人，也是手执利剑向上刺来，萧文蕴将身子一斜，避过头顶上的两剑，脚尖在由下面刺上来的两剑剑身上一滑，斜地里飞了出去，身子才一落地，那四个蒙面人已合力围了上来，萧文蕴方要应战，身后齐刷刷地一声响，又是四个蒙面人堵住了去路。

这回是来真的了！萧文蕴心里说了一声。一伸手将背上的长剑抽出，寒光一闪，横在前面。八个蒙面人将萧文蕴围在当中，僵持片刻，其中一人叫了声“上！”八个人竟似早就习练好了似的，四支剑专攻上盘，四支剑专攻下盘，进退有度，攻守得法，八道寒光将萧文蕴围得滴水不漏！萧文蕴被围在当中，手中一支剑上下飞舞，左右抵挡，全凭着身形敏捷，步法灵利，竟以一抵八战了个平手！萧文蕴在苍岩峰两个月来日日醉心练武，惟有今日才是真正一显真本事的时候，这躲不掉的机会却也打得痛快！那领头的蒙面人见自己这边八个人都拿不下萧文蕴，显是心急了，手一扬，一枚暗器飞了出去。萧文蕴身形微侧躲了过去，刚躲过去，对方紧接着又是三枚暗器连打了过来。萧文蕴心道：你欺我不会打暗器么？顺势将身一俯，一个旋子连连格开三剑，左手就地一抄，三枚石子抓在手里，一扬手打了出去，三枚石子同时打出，却走得不是同一个方向，一个蒙面人身快躲开了，另一个蒙面人手臂中了石子，长剑脱了手，还有一个蒙面人腿上中了石子，一个跟头跌倒，但一会儿又跳了起来，挥剑再上。那领头的蒙面人见了，叫了一声：“放暗器！”，其余的蒙面人便从不同的方向纷纷打出暗器，这一来形势有些不妙，萧文蕴渐渐地顾头顾不了尾，一个不留神，一支飞镖正正地撞在剑尖上，方自侥幸，又听得耳边有微声一啸而过，长剑已舞得寒光如急雨般四射，而暗器仍旧接连不断地似疾风而来，萧文蕴危急之中拔地而起，一跃出了重围。他不想再战，他想夺路而走。但那些蒙面人岂容他走掉？个个奋不顾身地追了上来！萧文蕴无奈，只得转身

再战，苦于自己身上没有暗器，如今既要一剑抵八剑，又要躲避这些蒙面人的暗器，这番打斗着实不易！猛然间忽地心念一动，想起自己身上有碎银子！立时一喜，大喝一声，急攻数剑，抓了碎银在手，脚下急旋，振臂一扬，一把碎银打了出去。便听得一阵啊呀之声，立时间蒙面人倒了一片！同是打暗器，可打出去的效果却是不一样的！

萧文蕴落定身形，长剑一指，抵住那领头的蒙面人，那人先是一愣，随即毫无惧怕地直视着萧文蕴，萧文蕴见了他那目光，知道是个不怕死的，长剑一收，掉头便走。

岂料那八个蒙面人见他要走，俱都从地上一跃而起，有两个伤得重些的落在后面，其余六个人到剑到，寒光闪处，又将萧文蕴围在当中。萧文蕴眉头一皱，心道：看样子，他们是拼了性命也不肯放过我了，怕是只有将他们全都放倒才行。当下长剑一挽，又与那些人战在一处。这一战又与初时不同，蒙面人已有损伤，此时愈发个个骁勇，不顾生死，只求尽快取了萧文蕴性命。而萧文蕴那里却是只图自保，尽力驱敌，没有半点杀人之心，这样一来，自己不免自落败势，险象环生。

林中一个人，早已看得心中火起，头顶冒烟了，嘴里骂着：“蠢猪呆驴笨鸭子！杀呀！你不杀他他便杀你，这个时候了你还心慈手软个屁！气死我了！你这是自己找死，我偏不管你！”嘴里说着，心里着急，脚下便忍不住一跃而出。

两个蒙面人方觉身后有人，未待回身，便已被人抓住了向上一提，扔了出去！众人一惊，才要定睛看时，又有一个蒙面人被打倒在地。萧文蕴心头一喜，脱口叫了声：“师父！”

蒙面人见了道不平，大惊失色，领头的那人急喝一声：“撤！”众人便一窝风地掉头就跑。

道不平岂能放他们去了，抬脚就要追，被萧文蕴赶上一步拦住道：“师父，穷寇莫追，让他们去吧。”



萧文蕴方要应战，身后又是四个蒙面人堵住了去路。

“去吧？去你的吧！”道不平又要追，萧文蕴又将他拦住。

“师父，饶了他们吧！”

这一拦使得那些蒙面人转瞬间跑得无影无踪。道不平气道：“你饶他们，他们饶你吗？你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可是要取你的性命呀！你小子傻呀？脑袋有病呀！”

萧文蕴收了剑，笑道：“师父，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我不来你早就给人扎成刺猬了！”

萧文蕴不想让道不平接着这个话题说下去，便道：“师父，早上我去找您……”

“你小子别和我打岔！”道不平见萧文蕴要岔开话题，忙一语拦住。铃铛暗中找到道不平，萧文蕴颈间的指印此刻还隐约可见，下了天界山后两次遭人追杀，他自己又是守口如瓶，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道不平厉声问道：“说！怎么回事？”

“是……劫道的。”萧文蕴避开道不平的目光。

“一句话不说，不抢钱不夺物，剑剑要你性命，有这样劫道的么？”

“是……”是呀，没这样劫道的！萧文蕴心里急道：这可怎么办？别说师父不信，连我自己也不信！

“你小子在外面有仇家？”

“没有。”

“在天界山庄里和人结了仇？”

“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道不平气道：“你……”刚想拆穿他颈上指印的事，忽一想不能牵带上铃铛，铃铛反复叮嘱过的，千万别问他这件事，便改口道：“你想瞒着师父吗？”

“师父，”萧文蕴忙道：“这事我也说不清，可能是，他们认错人了吧？再不然，再不然……”

道不平看着萧文蕴，气不打一处来，心道：臭小子，你和我

还瞞个什么呢！急得道不平背着双手在萧文蕴面前走来走去，萧文蕴望着道不平，心里也急，却是想不出话来搪塞。道不平终于站住了，对萧文蕴道：“好了，你也别再绞尽脑汁地瞎编了，你现在就是编出个天大的缘由来，我反正是不会相信了！你现在要上哪去？”

萧文蕴望望倒在地上的马，没了马，怎么走？便道：“先过了这山，买匹马，再回京城。”

“好，走吧。”

萧文蕴疑惑地望着道不平，师父不追问了？师父让他走了？没听错吧？

“走啊！”道不平不耐烦地催道。

萧文蕴抬脚向前走，走了几步，却见道不平也随后跟来，不由问道：“师父，您上哪儿去？”

“你管我上哪儿去！”道不平一瞪眼。

萧文蕴忙闭了嘴，加快脚步往前走。走过几个山弯，却见道不平一直跟在自己身后，不觉担心道：他该不会跟我一路吧？万一顾兆荣亲自追来了怎么办？师父若知道了要杀我的人是谁，那会怎么样？看着顾兆荣杀了我？他不会！帮我杀了顾兆荣？也不会！他肯定会为难的。不，不对，以师父的脾气，肯定不会放过顾兆荣的，可顾兆荣是铃铛的爹呀！铃铛知道了又会怎样？因为我，叔侄翻脸，父女反目吗？不不，不要，凡事我一个人担了吧，反正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顾兆荣若拿不去，就是我命大，顾兆荣若拿了去，就当是我还铃铛的情吧。铃铛？铃铛……该不会也跟来了吧？这么一想，萧文蕴立时心里一惊，忍不住回头望去，正遇见道不平的目光不满地望着他。萧文蕴转回头，心说：不行，我不能让师父跟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搅进来的人越少越好。

萧文蕴边走边道：“师父，您该不会一路跟着我到京城

去吧？”

“你少啰嗦，你不和我讲实话，我也不理你！”

“您若不是想跟我回京城，干嘛总走在我后边？”

“嘿！臭小子，那我就走在你前面，看你还有什么！”说罢，道不平快走几步，真就抢到了萧文蕴的前面去了。

萧文蕴心想：跑我是跑不过你的，溜我总能溜掉吧？他一边走着，一边留心周围的岔路，看看道不平不在意，悄悄地上旁边的一条小路，施展轻功，如飞而去。跑了一阵，听听身后，道不平没有追来，萧文蕴放了心，停下来看看四周，想着该往哪里走呢？边想边试着找路。正找着，冷不丁一个人迎面而来，萧文蕴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正是道不平，这下萧文蕴可是不知所措了。

道不平摇头晃脑地道：“好徒儿呀，想把师父给甩了？和师父耍起小聪明来了？你跑得可真快呀！你想和我捉迷藏呀！”道不平一边说，一边用手不轻不重地打着萧文蕴的头，萧文蕴左躲右闪，可还是给他一下一下地打个正着。嘴里连声地叫着师父，道不平却是越打越来劲儿，“我叫你跑！叫你跑！你个傻小子，这山里只有一条路，你东钻西窜地只会在这里打转转，你还想不想出去了？你想住在这儿呀！”

萧文蕴老老实实地跟着道不平回到大路上，不敢再动什么心思了。道不平却被他引得来了兴致，心想：我可不能就这么让他一路顺顺当地回去，好好的天界山你不住，那么好的老婆你不要，还敢甩师父，有事瞒着我，臭小子，我得好好罚罚你，捉弄捉弄你！”道不平听了铃铛的话，不放心萧文蕴一个人下山，一路暗中跟来，正走得没趣，如今找到了可以开心的事做，真是兴奋不已。

出了山，前面是一个小镇，天色也晚了，萧文蕴来到镇上，想先买匹马，再找个客栈住下，明日再赶路。挑好了马准备付钱

时，手一摸，身上银子却没了，往怀里一探，临行前铃铛特意为他准备的几张银票也不见了。丢了么？萧文蕴想了想，不会呀！抬眼看了看不远处正在闲望的道不平，心中猜到了几分。径直走了过去，不客气地说道：“师父，拿银子来。”

“银子，什么银子，为什么问我要银子？”道不平明知故问。

“我那里等着付钱呢，您快把银子给我。”

“你买马我又不骑，凭什么给你银子？”

“师父！您……您偷了我银子！”

道不平笑了，“笑话！你有凭证吗？可不许张口就诬赖别人哟！”

“你……”萧文蕴看道不平那样子，就知道一定是他拿的。看样子是要不回来了，只得好言求道：“好，好，那您借我点行吗？”

“不借不借，你小子不讲实话，我不借钱给撒谎的人。”

萧文蕴一赌气，掉头就走，道不平乐呵呵地跟在后面。走过一家客栈前，萧文蕴抬头望了望，没钱怎么住店呢？摸摸肚子，肚子也饿了，回头再看道不平，正幸灾乐祸地瞧着自己。萧文蕴掉转头，又往前走。走着走着，肚子里咕噜直叫，便寻了一处没人的地方坐了下来，闭目养神。

萧文蕴运功调息，正在舒适之时，忽地闻到一股肉香阵阵飘来，睁眼一看，道不平正坐在离自己几步远的地方，有酒有菜地吃得津津有味。萧文蕴忙又闭了眼睛不去看，但那刚刚消失了的饥饿感又阵阵袭来，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住，索性睁了眼对道不平道：“师父，您吃东西一定要坐在这里么？”

“咦？奇怪了，我坐在哪里还有规矩么？”

“您这分明是要馋我嘛！”

“啊！你看看我，我忘了你身上没钱呀，真是的，肚子饿了吧？快过来吃！”萧文蕴闻言一怔，心想你会让我吃？那还偷我

银子做什么？却见道不平又说道：“哎，不过咱们说清楚，我不白给，你也不白吃，肚子填饱了，实话得倒出来，怎么样？”萧文蕴重又闭上了眼睛，道不平喝一口酒，又道：“或者干脆些，掉头跟我回山，免得饿死在半路上。”萧文蕴转过身去不出声，道不平一笑，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看你硬撑到什么时候。小子，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自己不争气饿昏在路边了，那就凡事再也由不得你了，京城你也别去了，藏着什么事也得给我说清楚，你听见没有？”说罢将酒食故意吃得啧啧有声。萧文蕴听了好不心烦，干脆两手堵住耳朵，倒头睡去。

一觉醒来，天光大亮。刚睁开眼睛，道不平的声音便在耳边响起：“我请你吃早饭呀？”

萧文蕴也不回答，爬起身来就往前走。道不平却一翻身上了马，慢慢地跟在后面。

这么空着肚子走了一天，萧文蕴实在饿得不行。前面又到了一个小镇，萧文蕴心想：不行，怎么也得吃顿饱饭，总不能还没被顾兆荣打死，先就这么窝囊地饿死了！他进了镇，一眼看见了一家当铺，眼睛一亮，毫不犹豫地脱了外衣走了进去。

道不平没想到他会去当衣服。看着萧文蕴狼吞虎咽地吃着，心说：臭小子，路还长着呢，你总不能光着身子一路当到京城去吧！

萧文蕴吃饱了，又问清了路，知道再走一天到了前面邑县的大镇上，往北走便是去京城，往东走便是去苏州。他其实并没有决定要去哪里，但师父跟在后面，那自己当然是要去京城的，但隐约地心里却又想着要去苏州。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萧文蕴又上路了。

离邑县愈近，路上的过往行人愈多起来，萧文蕴渐渐地便听到了一些有关七王爷兵进苏州的消息，心中不觉惊异，想不到自己在天界山中三个月，竟惊动了七王爷调了兵马南下，又听得似